

其殘兵六七百人野行。數日士卒散走。所存者四十餘人。群盜圍攻益窘迫。勝賴知不得免。乃謂信勝。可以逝矣。宜臨山至武州。以東亡匿與羽之間。庶可以卜天命謀興復。吾死于此矣。信勝曰。信勝既承統主社稷。義當死。大人與北條氏有舊好。今以窮投焉。彼必不距。可以往而歸之。遂不去。與勝賴同死。溫井常陸介及其餘四十二人。亦皆力戰以死。溫井常陸介信玄時爲軍侯。有功。信玄選於衆。爲信勝傳。至此死。君子謂常陸介。可謂不辱其職矣。又有小宮山內膳者。嘗與人爭事辭直。有讒之勝賴者。勝賴怒而黜之。不復用。內膳屏居數月。會勝賴父子出亡。爲群盜所逼。內膳以身赴急。追及於道。乃問前爭事者及讒人。皆逃去不在。內膳慷慨以泣。謂人曰。君棄我不用。而我爲君死。爲傷君之明。不死爲傷臣之儀。寧傷君之明。不忍傷臣之儀。遂死之。自武田氏建國甲州。至信勝。凡二十八世。至此國亡。

贊曰。信勝幼弱死社稷。可謂有君人之度者。至於見義明決。死生不移。雖古英傑之主。何以加之。方信玄之薨。餘威遺烈未亡。當時老臣宿將猶在。使信勝以長君臨國。未必

不恢弘祖業。不幸幼爲凶父挾持。不數年致內外離叛。淪胥以亡。悲夫。若溫井常陸介等。以瑣尾流離之餘。處士卒散走之間。曾不偷生苟免。並皆以身殉國。可不謂節義之士乎。小宮山內膳以讒黜。不怨君。能全臣節。以死報之。此其義在溫井等上者耶。余恐其埋沒不傳。故取附于此。

一、仁科盛信傳

仁科盛信初名晴清。甲州武田信玄第五子也。自幼出嗣信州仁科氏之家。因爲仁科氏。拜薩摩守。以兵屬信玄旗下。爲後軍隊長。信玄薨。勝賴奉信勝專政。驕暴好戰。失衆心。天正十年甲州大亂。敵國來攻。遂滅之。是時盛信將兵保信州高遠。小山田備中守渡邊金太夫。助盛信城守。織田信忠衆兵攻之。盛信與小山田渡邊二將。厲兵拒戰。久之士卒散走殆盡。城且陷。盛信等與其殘卒三十二人。皆據城戰死。盛信死時年二十五。衆皆惜之。小山田備中守名昌辰。父備中爲信玄將。信玄略地信州。使備中居海尻城。會隣國兵來攻。其第二第三城以別將守之。皆棄城去。敵兵進圍本城。攻之急。備中堅守不降。信玄聞之。自甲府來援。遂全其城。自是信玄新略城邑。先使備中守之。其後信州常田之戰。備中

將兵不利而死之。昌辰相續爲將。歷仕二世有名。至此與盛信同死。渡邊金太夫。本遠州人也。臣事小笠原氏助。氏助爲遠州高天神城主。元龜元年。織田信長與朝倉氏。會戰于江州姊川。氏助以兵來屬信長。與朝倉氏前軍兵相遇於堤上。金太夫負金傘之幟。以槍奮戰甚力。有同隊士數輩當前。皆隱於堤不見。特見金傘揚揚而已。信長陣中見之。嘆曰。彼何人哉。日本第一之槍也。近世戰士皆以槍爲貴。故稱人戰功以槍目之。戰罷。信長壯金太夫之勇。賜貞宗佩刀。天正二年勝賴攻遠州諸城。氏助以城降。金太夫以名士。升甲府爲卒將。至此與昌辰從盛信。於高遠同死。

贊曰。盛信以近親受外任。奄遇社稷之傾覆。獨能以寂寞孤城。與強敵相抗。以至死不變。所謂臨大節不可奪者歟。若小山田渡邊二子。與盛信相屈下。死生共之。亦足以勸人臣之義。故余因傳盛信事。并及此云。

右二篇者 正德年中鳩巢先生。爲有澤武貞著。

甲州四將傳贊。傳庄田某石齋著。贊鳩巢室先生所撰也。

一、武田信繁傳

武田左馬介信繁。信虎之次子。晴信母弟也。資稟豪邁。而才

能容儀。皆超于伯氏。其幼時。信虎携二子於城外。謂曰。武士當身親以人試劍。遂引出罪人。先手自斬其一人而誘之。令各自斬之。晴信顏色赧然。所指失宜。信繁斬斷甚快。旁觀者皆稱之。其平日。書體詩文之習。刀稍射御之術。乃至泳遊之雜技。悉優於晴信。信虎鍾愛之。遂有廢立之意。而家士亦懷詠共叔之思。然信繁能存曹植之弟順。以戒州吁之覆轍。見父之禮遇有當璧之漸。則能閃避而不敢當。必推兄以從其後。至于晴信逐父篡國。亦未曾有覬覦之心。是以沒齒不爲晴信所疑。其在麾下也。數有戰功。將略勇敢。人以爲堪副將之任。永祿四年信州河中嶋之役。敵軍乘勝。大兵急逼。信繁以爲諸將當授命之時也。若不然則晴信殆不免。乃逆驅乘騎。而不令吾背後視於敵兵。揭擧武羅。以示必死之意於士卒。遂奮擊而竭命。時歲四十矣。諸軍感激而鏖殺不辭。力戰移時。乃得後軍之銳卒來援。而敵兵終敗績。是頗信繁忠戰之所致也。初三十七歲。警其長子。垂訓九十九條。國政事務。幾無餘蘊。當時士庶。各自取以爲脩齊之規。其應變處常。而有知有勇如此。當以爲當時名公子者歟。不貳之志。足以自信。久處嫌疑。終始無累。身衛社稷。視